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第十八届会议

2019年4月22日至5月3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3

常设论坛各项建议的后续行动

关于“自然保护与土著人民权利”主题的国际专家组会议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关于“自然保护与土著人民权利”主题的国际专家组会议于2019年1月23日至25日在内罗毕举行。本说明载有该次会议的报告。

* E/C.19/2019/1。

关于“自然保护与土著人民权利”主题的国际专家组会议的 报告

一. 引言

1. 据估计，土著人民拥有或占据着地球表面上大约四分之一的土地，他们的土地与 40% 的陆地保护区交错在一起。一些估计数表明，全世界 50% 的保护区建立在土著人民的传统领地上。¹ 美洲的这一比例甚至更高，中美洲 90% 以上的自然保护区都建立在土著领地上。²
2. 1872 年，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了黄石国家公园，这是此类自然保护工作的一个早期例子，涉及到侵犯土著人民权利，包括通过强迫流离失所和剥夺土地，土著人民因此往往被迁移到其传统领地外围的缓冲区，造成丧失生计、丧失文化和传统知识以及土著人民的传统活动被定为犯罪。这些工作基于一种二元论的自然保护概念，即，把人类活动视为单独的、对自然造成破坏的活动，不承认土著人民几千年来通过其传统生计和实践一直在从事自然保护工作。
3. 二元论概念与土著人民的世界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土著人民认为自己是大自然固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其环境的看护人。土著人民负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责任，并已形成了复杂的自然保护制度。但是，土著人民在自然保护方面的作用很少得到承认，土著人民经常被诬蔑为对野生生物和自然保护工作构成威胁。其传统生计经常被定为犯罪，一些生计活动被等同于偷猎。
4. 根据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的建议，联合国每年组织一次关于土著人民关切问题的国际专家组会议。本报告概述的会议是第一次在总部外举行的此类会议。为了同各区域土著人民进行接触，并促进土著人民的参与，会议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举行。
5. 出席国际专家组会议的人员包括联合国三个土著问题专门机制的成员和代表，即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副主席安·纽奥干；布莱恩·基恩和艾利富拉哈·拉尔台卡)、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维多利亚·托利-科尔普斯女士)；以及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阿列克谢·齐卡列夫)。以下专家也参加了会议：**Milka Chepkorir; Gina Cosentino; Goutam Dewan; Viviana Figueroa; Mirna Cunningham Kain; Mali Ole Kaunga; Daniel Kobei; Yon Fernandez de Larrinoa; Agnes Leina; Lucy Mullenkei;**

¹ 据估计土著土地占地球表面的 20%(《世界土著人民状况》，第一卷，2009 年，第 84 页)和 22%(世界资源研究所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合作，2005 年。《2005 年世界资源状况：穷人的财富——管理生态系统以摆脱贫困》。华盛顿特区：世界资源研究所，见世界银行《土著人民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天然的却常被遗忘的伙伴》，2008 年，第 5 页)。最新估计数为，土著人民对 3 8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行管理或拥有保有权——约占南极洲以外所有土地的四分之一。另见 Garnett 等人，“从空间角度纵观土著土地自然保护的全球重要性”，《自然可持续性》，第一卷，2018 年 7 月。

² Stan Stevens 编辑，《土著人民、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将自然保护、文化和权利联系起来的新范式》(亚利桑那州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2014 年)，见 A/71/229，第 14 段。

Mordecai Ogada; Candido Pastor; Tumwebaze Scolah; Paul Kanyinke Sena 和 Joseph Ole Simel。

6. 出席会议的还有其他土著专家、了解这一主题的专家以及会员国、民间社会和机构、联合国系统参与自然保护与土著人民权利相关工作的基金和方案的代表。与会者面前有专家编写的工作方案和文件。专家组会议的文件可查阅：<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indigenouspeoples/meetings-and-workshops/expert-group-meeting-on-conservation-and-the-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html>。

7. 纽奥干女士在宣布会议开幕时重申，土著人民占据、拥有或管理着地球表面上很大一部分的土地。她指出，这些土地保存着世界上现存的大部分生物多样性。土著人民的土地对自然保护而言非常珍贵；但是，主流的自然保护努力往往没有考虑土著人民的权利和传统知识，导致丧失生计，并常常造成流离失所。此外，土著人民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看护以及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国家法律 and 政策的承认。她回顾，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感到关切的是，自然保护活动建立在将人类排除在环境之外的概念上，对土著人民的权利造成了负面影响，包括强迫迁离、丧失生计和其他侵权行为。常设论坛促请各国、自然保护组织和捐助方与土著人民开展对话，在承认和尊重土著人民权利的基础上制订新的和创新的自然保护办法。纽奥干女士感谢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举行此次会议，以评估自然保护的影响和挑战，并分享在自然保护背景下保障土著人民权利的良好做法，特别是在内罗毕举行会议。

8. 在其开幕发言中，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秘书处土著人民与发展处处长指出，联合国三个土著问题专门机制，即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和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在促进尊重和全面执行《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各项规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9. 在 2014 年 9 月 22 日和 23 日举行的名为世界土著人民大会的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上，各会员国承诺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各级采取具体行动，通过具体措施和活动落实土著人民权利。大会成果文件重申联合国在促进和保护土著人民权利方面起着重要而持续的作用。

10. 作为回应，在 2016 年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十五届会议上，在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的领导下，编制和发布了土著人民权利全系统行动计划。全系统行动计划为联合国系统支持在《2030 年议程》背景下执行《宣言》提供了指导。

11. 2015 年，大会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六处直接提及土著人民，代表着从千年发展目标向前迈进了一步，在千年发展目标中，土著人民是隐形的。《2030 年议程》以人权原则和标准为依据(见大会第 70/1 号决议，第 10 段)，因此，执行《2030 年议程》必须考虑到《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2030 年议程》赋予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一项新的重要责任。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附属机构，常设论坛可发挥重要作用，可确保土著人民的问题、关切和建议得到考虑，这些问题还可丰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年度会议讨论的内容。

12. 然而，仍然存在着许多挑战，无论是居住在发达国家，还是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土著人民往往都是继续面临歧视、排斥和其他不公正的群体。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要想实现不让任何人掉队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共同目标，国际社会必须继续采取具体行动执行《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二. 讨论概况

13. 下文概述了国际专家组会议进行的讨论、介绍性发言和互动式辩论。本报告没有体现讨论的全部范围和深度，这些讨论涵盖许多复杂问题，涉及土著人民对自然保护专题的见解以及循证研究和经验。更多详情可查阅会议网页上的论文和介绍性发言(见上文第 6 段)。

A. 自然保护及其对土著人民的影响

14. 会议受益于世界各地关于自然保护与土著人民权利之间关系的大量实例，会议开始时由 **Mulenkei** 女士和 **Cunningham Kain** 女士作介绍性发言，她们对有关形势进行了全面概述。她们强调在国际一级以及国家和地方一级土著人民有效参与决策的重要性。她们指出，土著人民在与自然保护有关的国际论坛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8(j)条和有关条款问题工作组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平台。

15. 虽然土著人民在自然保护方面的经历常常是负面的，但也有一些可加以复制和得到支持的良好做法的重要例子。**Mulenkei** 女士指出，由政府、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共同管理的土著和社区保护区将有助于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11，保护 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 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她还指出，必须促进土著人民的参与和能力建设，特别是土著妇女对保护区设计、执行和管理的参与和这方面的能力建设。

16. 在这方面，**Cunningham Kain** 女士强调土著人民代表机构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习惯性做法在管理土著人民地区的保护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她还指出，承认土著人民代表机构是自然保护工作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先决条件，也是承认《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所载土著人民自决权的一个基本要素。此外，必须加强这些机构，这不仅是为了土著人民能够切实参与自然保护，而且是为了确保土著人民从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中获得公平惠益。在介绍性发言之后，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确认了妨碍土著人民切实参与自然保护工作的一些挑战。一项根本挑战是，许多国家仍然不承认其领土内的土著人民，也不承认政府、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共同管理的土著和社区保护区。另一个挑战是现有的范式，认为人类及其活动与自然保护和自然不相容，经常导致土著人民被驱逐出其传统领地。

17. **Kobei** 先生解释了早在 1930 年代，茂森林保护区被殖民当局宣布为公有土地时，奥杰克人以自然保护为由被驱逐的经历。茂森林保护区是肯尼亚最大的流域，向流入维多利亚湖、纳库鲁湖和纳特龙湖的许多河流供水。这里也是奥杰克人的家园，他们传统上在森林里狩猎和采集。2017 年，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裁

定肯尼亚政府将奥杰克人驱逐出其领地并剥夺其生计违反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的七条规定。政府现在在执行法院裁定方面面临重大挑战。Kobei 先生还指出，奥杰克人最近基于他们对传统知识的利用，种植本土树木，努力恢复大片被砍伐的森林。这一举措取得成功有助于使当局相信秉承合作与伙伴关系精神与奥杰克人合作的益处。

18. Tumwebaze 女士讲述了乌干达西南部巴特瓦人的经历，他们在其传统林地于 1990 年代初被改造成难以穿行的布恩迪国家公园和姆加新加大猩猩国家公园时被驱逐。这些驱逐导致无家可归、贫穷、文化和传统知识的丧失。巴特瓦人的健康也受到影响，因为他们得不到保健服务，也得不到他们从被驱逐的森林里能够得到的传统药物。巴特瓦人被迫离开其传统土地，无法从事传统生计，他们继续勉为其难地适应其领地上的小规模农业，在这些领地上，他们受到来自其他群体的歧视，往往被描述为其他土地上的非法占据者。

19. 肯尼亚的森沃人也有过以自然保护的名义被驱逐的经历。Chepkorir 女士在其介绍性发言中讲述了一个水资源管理项目如何导致森沃人被驱逐出其传统领地，并导致一名森沃人在 2018 年初死亡。在抗议和表示关切之后，其中包括与享有安全、洁净、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相关的人权义务问题特别报告员、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一封联名信，³欧洲联盟暂停了对供水项目的支助，驱逐行动随之停了下来。Chepkorir 女士指出，金钱似乎是驱逐的催化剂。肯尼亚政府和肯尼亚林业局本来都无意将森沃人驱逐出其家园，但当它们从国外获得自然保护资金后便准备这样做。

20. 土著人民与自然保护行为体之间的冲突并非非洲独有。实际上，与会者指出，全球土著人民都有过这种经历。Dewan 先生讲述了孟加拉国吉大港山区土著人民的经历，在那里，林业当局和土著人民之间的冲突持续存在，土著人民利用资源的当地习惯做法受到诋毁。该区域的土著人民指出，在保护区内，轮垦等传统生计非但不受到鼓励，往往还受到禁止，土著人民因从事其传统活动而受到惩罚，这些活动被归类为犯罪。

21. Ogada 先生在其介绍性发言中指出了类似的双重标准，并简要讲述了自然保护区的起源及其对当地和土著人民的影响，指出自然保护似乎是为富有的外来者的需求服务的，而不是为土著和当地人民服务。他说，在殖民时期以及殖民时期之后，情况一直如此；从为欧洲打猎者建立游戏乐园到最近建立国家公园，一直都以保护野生生物和自然保护的名义牺牲土著人民权利。土著人民不仅被驱逐出他们的领地，而且其传统生计也被定为犯罪，如果他们冒险回到其世代家园，他们有可能被列为偷猎者并被全副武装的公园管理员射杀。自然保护军事化受到许多土著人民的批评，在肯尼亚，牧民尤其受到影响。野生生物的多样性和牧民的领地高度重合，表明未来的任何自然保护工作都将继续影响到他们。

22. 与会者指出，似乎有强有力的激励措施促使从事自然保护工作，特别是财政激励，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需要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护野生生物。

³ 可查阅：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2584&LangID=E。

国际协议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等具体目标进一步增加了激励措施，当私营部门看到包括发展旅游业在内的自然保护投资所蕴含的机遇时，这些激励措施便得到进一步加强。然而，在引导自然保护工作保护土著人民权利或使土著人民成为自然保护领域的伙伴方面，激励措施较少。

B. 与土著人民共同开展自然保护工作：良好做法

23. 堡垒式自然保护基于将人类及其活动视为与自然相分离的自然保护范式，这种保护方式仍然是主要模式。不过也有土著人民参与自然保护方面良好做法的例子。

24. 在尼加拉瓜，有 61 个自然保护区被划分为灵活的自然保护区，允许使用自然资源造福于当地居民。⁴ 在加拿大，土著专家界支持加拿大努力在 2020 年之前保护其至少 17% 的土地和 10% 的海洋水域。这些具体目标以《生物多样性公约》通过的愛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为基础。在土著专家界的支持下，加拿大政府正在与土著人民合作建立土著保护区，努力实现这些具体目标。这种合作的基础是承认土著人民、他们的机构和传统知识，承认他们在可持续管理其环境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它还以承认土著人民的自决权为基础。

25. 土著人民在自然保护领域里自决的另一个例子是哈瓦苏派大峡谷，它位于大峡谷国家公园的界外，由哈瓦苏派部落管理。类似地，纪念碑谷部落公园由纳瓦霍民族管理。这两个自然保护区都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完全由土著人民的机构管理。

26. 在芬兰北部，为保护野生生物以及萨米文化和传统生计方法，并发展可持续利用，指定 15 000 平方公里为野生地区。这些地区由芬兰森林管理局管理，并以芬兰法律和《对拟议在圣地和土著和地方社区历来居住或使用的土地和水域上进行的、或可能对这些土地和水域产生影响的开发活动进行文化、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的阿格维古自愿性准则》为指导。

27. 各国承认土著人民的自决权是土著人民和各国在自然保护方面成功合作的一个关键先决条件。

28. 鉴于自然保护组织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它们对土著人民及其权利的承认也极其重要。国际保护组织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承认土著人民在自然保护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迫切需要尊重他们的权利。会议还收到了来自自然保护组织和自然保护人权倡议的书面材料，这些组织在材料中指出，它们认识到土著人民管理着地球上大约四分之一的土地，其领地与大约 40% 的保护区交错在一起；因此，必须秉承合作精神在自然保护工作中将土著人民纳入并与他们协商。其中一些组织制订了与土著人民合作的政策或战略，但认识到在执行方面仍然存在着差距，需要做更多的工作。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在被邀请出席会议的主要自然保护组织中，只有上述两个组织出席了会议。

⁴ 见 Cunningham Kain 女士向关于自然保护与土著人民权利的专家组会议提交的文件，可查阅国际专家组会议的网页。

29.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 Fernandez de Larrinoa 先生强调，到 2050 年，全球 90 亿人口中有三分之二将生活在城市中心，其中包括土著人民。农村向城市移徙将继续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将随之增长 40% 至 60%。目前的粮食生产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能源使用、采掘业作业以及对休闲和自然保护区的需求都在增加。

30. Fernandez de Larrinoa 先生简要介绍了当土著人民获得对保护区的控制权时取得的积极成果。在印度尼西亚南部南苏拉威西省布鲁昆巴县 Kajang，土著人民通过不断地向法院提起诉讼获得了对 300 公顷神圣森林的权利。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最高法院的裁决促使将森林归还土著人民。在巴拿马，创新的年轻人正在使用无人机和手机监视非法采伐。

31. 需要着力记述土著人民的自然保护工作，他们的自然保护工作经过了协调、是持之以恒的、易接近的，并且在不需要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产生土著人民的自然保护区。Fernandez de Larrinoa 先生强调，土著人民是生物多样性的真正看护人，如果建立他们自己的自然保护区，就会在事实上承认土著人民是看护人，尊重他们对这些领地的传统和权利。

C. 起草一套尊重土著人民权利的全球自然保护标准

32. Figueroa 女士介绍了与自然保护和土著人民权利有关的国际标准及其与国家政策的关系。她指出，许多土著人民对自然保护的理解与其以整体方式使用生物多样性的习惯用法相关，也与土著人民的世界观相关。Figueroa 女士还指出，一些最重要的标准和原则纳入了旨在实现以下目标的标准和原则：(a) 确保土著人民充分而有效地参与与自然保护有关的决策政策；(b) 促进在土著人民领地内设立保护区之前，尊重他们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c) 促进对生物多样性的习惯使用；(d) 尊重、保护和保留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e) 鼓励公平分享利用此类知识、创新和做法所产生的惠益；(f) 获得土著人民对制定社区议定书的支持；(g) 建立社区自然保护区；(h) 确保获得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或批准并参与遗传资源的获取；(i) 尊重文化多样性。

33. 为应对与自然保护问题有关的挑战，土著人民必须同各国政府、自然保护组织和捐助方开展建设性对话，以确保与土著人民密切合作，建立、管理和监测自然保护区和各项活动，尊重他们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以及他们的自决权。关键利益攸关方之间的这种对话，部分可以在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的年度会议上进行，作为更广泛进程的一部分，要求不仅仅进行一次专家组会议或小组讨论，应该包括对话和讨论，并最终达成具体承诺和/或一套关于自然保护和人权的全球标准，类似于《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34. 一些与会者认为，2020 年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是一次机会，届时，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大约 1 300 名成员将承诺遵守一套以基于人权的办法为基础、以《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为指导的原则，同时坚守以人为本的自然保护模式的主要目的和目标。

35. 与会者建议联合国三个土著问题专门机制在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召开前夕就该议题加强合作。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承诺在 7 月份即将举行的年度会议上列入这项内容。

36. 与会者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努力保护自然和野生生物，各国政府在指定生物多样性地区为自然保护区方面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动力。这将继续影响土著人民。与会者提请注意土著人民与自然保护组织之间历来紧张的关系，并建议在土著人民成功地保护其传统土地和领地上的野生生物和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作为天然盟友建立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37. 在这方面，Ole Simel 先生强调，需要将国际文书和框架同国家和地方需要联系起来。他要求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与所有区域的代表以及最具影响力的全球自然保护组织和各国政府召集一次全球会议，以建立这一联系。应当制订受益人模式，以确定如何分享惠益。几位与会者强调，需要制订一个受益人框架，自然保护的经济利益和自然保护活动的职权范围应该是透明的，以确保加强问责制、获取和惠益分享。

38. 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分享了其 2016 年关于自然保护对土著人民权利影响的报告的结论(A/71/229)，并提出若干建议。她指出，保护区的面积在过去二十年几乎扩大了一倍，而且将继续扩大，这些地区与土著人民的领地大量重合。她强调需要建立一种机制，通过该机制，土著人民能够为他们因自然保护所受到的影响寻求补救、恢复原状和公平惠益。特别报告员指出，尽管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一些自然保护组织已经有了改进，开始认识到土著人民在自然保护方面的作用，并且对于与土著人民合作持更开放的态度。但是，执行工作滞后，尚未以任何有意义方式同土著人民接触的各个自然保护组织更是如此。一些司法裁决承认土著人民对其领地的权利以及土著人民因为自然保护而被迫流离失所这一事实，但这种裁决未得到执行。

39. Ole Kaunga 先生指出，缺乏与土著人民和自然保护有关的资料以及因指定保护区而流离失所的土著人民人数的具体数据，这对有效的政策制订提出了挑战。在这方面，他指出，相关公务员和自然保护人员显然需要能力发展和提高认识，以支持执行《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国际劳工组织《1989 年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第 169 号)(适用时)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有关条款，并向土著人民提供支持，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管理自然保护区，在其因权利受到侵犯而主张权利时提供法律支持。应当特别关注土著妇女，支持她们担任领导职务。

40. 世界银行的代表 Consentino 女士强调，自然保护必须具有社会包容性，且以人为本，利益攸关方是决策进程的一部分。必须同土著人民进行协商并定期制订社会管理计划，其中包括监督机制，使各国政府负起责任。此外，应当将文化上适当的性别方案纳入主流。她指出，世界银行采用了一种新办法来管理风险和影响，利用新的发展机会增加惠益并改进自然保护项目的成果。截至 2018 年 10 月，

世界银行建立了环境和社会框架，⁵ 以更好地管理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改进发展成果。该框架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7 涉及土著人民，确保发展进程促进充分尊重权利、尊严、文化、特性和依靠资源的生计，避免这些项目对土著人民的不利影响，并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减缓、尽量减少和/或补偿不利影响。

41. 若干与会者确认在自然保护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体是各国政府和自然保护组织，并指出，几十年来，侵犯土著人民人权的自然保护工作一直受到批评，一些主要自然保护组织认识到这一点，它们正在越来越承认土著人民的权利。然而，他们确认在执行方面仍然存在着重大差距，自然保护的基本模式始终不变，即，自然保护与任何人类活动都不相容，包括土著人民的传统生计。事实上，他们的生计被定为犯罪，在这种模式下，唯一被允许的人类活动是与科学或旅游相关的活动。

42. 与会者对各国政府和自然保护组织缺乏与土著人民的接触表示关切，并强调必须承认土著人民对其传统领地和生计的权利；这种接触和承认是确保制定一套尊重和承认土著人民权利的全球自然保护标准进程的关键支柱。归根结底，土著人民在自然保护活动方面的负面经历是因为土著人民的自决权得不到承认。

三. 建议

43. 与会者普遍同意已经存在一系列指导今后关于自然保护和土著人民工作的建议，在这方面，与会者赞同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71/229)以及 2018 年开展的关于自然保护与土著人民人权问题的研究报告(E/C.19/2018/9)中所载的建议。

44. 提出了以下补充建议：

(a) 考虑到大多数土著人民没有前往纽约的经费，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包容性社会发展司土著人民与发展处应延续在总部以外组织国际专家组会议的新做法，以促进各个区域土著人民的参与，并向联合国系统提供在区域上更为平衡的资料；

(b)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应就审议自然保护对土著人民权利的影响采取后续行动，特别是为了加强自然保护组织和会员国的参与。在这方面，常设论坛应考虑将“自然保护与土著人民权利”作为 2020 年常设论坛第十九届会议的特别主题；

(c) 常设论坛应利用其召集权，将自然保护和土著人民权利领域的所有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一起，以期制定自然保护和人权方面的全球标准，类似于《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这些利益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保护组织、土著人民的代表、参与自然保护的私营部门实体、捐助方和政府代表，以及国家和区域人权

⁵ 《世界银行环境和社会框架》(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7 年)。可查阅：<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383011492423734099/pdf/114278-WP-REVISED-PUBLIC-Environmental-and-Social-Framework.pdf>。

组织。政府代表应包括立法者、政策制定者、国家公园和野生地区管理局的代表以及公务员；

(d) 各国应考虑建立独立的机制和程序，监测和评价自然保护活动和项目及其对土著人民人权和其他受影响地方社区的影响。应在土著人民充分和有效参与、尊重其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的情况下建立这种机制和程序。

附件

工作方案

日期/时间	方案
2019年1月23日，星期三
上午9时至中午12时	<p>开幕词</p> <p>安·纽奥干，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副主席</p> <p>钱德拉·罗伊-亨里克森，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包容性社会发展司土著人民与发展处处长</p> <p>简介：自然保护与土著人民权利</p> <p>主持人：安·纽奥干，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成员</p> <p>介绍性发言：</p> <p>Lucy Mulenkei，土著信息网执行主任</p> <p>Mirna Cunningham Kain，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土著人民发展基金和 Pawanka 基金主席</p> <p>一般性讨论</p>
下午2时至5时	<p>自然保护及其对土著人民权利的影响</p> <p>主持人：布莱恩·基恩先生，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成员</p> <p>介绍性发言：</p> <p>Goutam Dewan，吉大港山区森林委员会</p> <p>Tumwebaze Scolah，巴特瓦土著人权维护者兼乌干达巴特瓦发展联合组织秘书长</p> <p>Paul Kanyinke Sena，非洲土著人民协调委员会主任</p> <p>Joseph Ole Simel，Mainyoito 牧人综合发展组织执行主任</p> <p>一般性讨论</p>
2019年1月24日，星期四
上午9时至中午12时	<p>土著人民或与土著人民合作实施的自然保护良好做法的例子</p> <p>主持人：维多利亚·托利-科尔普斯，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p> <p>介绍性发言：</p> <p>Yon Fernandez de Larrinoa，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土著人民问题小组组长</p> <p>Milka Chepkorir，森沃土著人民组织成员</p> <p>Daniel Kobei，奥杰克人民发展方案执行主任</p> <p>一般性讨论</p>

日期/时间	方案
下午 2 时至 5 时	<p>自然保护的标准和政策</p> <p>主持人：阿列克谢·齐卡列夫，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p> <p>介绍性发言：</p> <p>Viviana Figueroa，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顾问</p> <p>Gina Cosentino，世界银行社会发展问题高级专家</p> <p>Mordecai Ogada，非洲自然保护解决方案主任</p> <p>一般性讨论</p>
2019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五
上午 9 时至中午 12 时	<p>建议，包括起草一套全球标准或其他措施，在自然保护背景下实现土著人民权利</p> <p>主持人：艾利富拉哈·拉尔台卡，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成员</p> <p>介绍性发言：</p> <p>Agnes Leina，Il'laramatak 社会关系问题组织执行主任兼创始人</p> <p>Candido Pastor，国际保护组织南美洲土著人民区域主任</p> <p>Mali Ole Kaunga，促进和平与冲突转化土著运动主任，肯尼亚北部牧场恢复和适应牧人联盟召集人</p>
下午 2 时至 5 时	<p>闭幕词</p> <p>钱德拉·罗伊-亨里克森，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包容性社会发展司土著人民与发展处处长</p> <p>安·纽奥干，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副主席</p> <p>艾利富拉哈·拉尔台卡，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成员</p> <p>布莱恩·基恩，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成员</p> <p>Lucy Mulenkei，土著信息网执行主任</p>